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8.00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 胡林翼全集

平裝十二册定價八元  
精裝本另加實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沈卓然

發行人 朱晉材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西安 梧州 安慶  
北京 天津 濟南 徐州 雲南 南昌  
漢口 重慶 廣州 信陽 哈爾濱  
瀋陽 廈門 汕頭 無錫 新嘉坡

### 大東書局



(材晉朱者對校書本)

跋

國家盛衰，恆視人才賢否爲轉移。故武王有亂臣十人，以開八百之基；宣王有方叔召虎，以成中興之業。至其衰也，則反是，蓋在上者有才難之歎，而在下者有不遇之嗟矣。

清代中華紀綱日弛，吏治窳敗，而太平天國舉兵革命，海內鼎沸，殆哉岌岌。乃有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賢之崛起，各盡其能，撐拄艱危，然後清室因以復延，豈非得人之效歟。

方胡文忠之秉節武昌也，內則整軍經武，外則察吏安民；而於統籌餉糈，尤殫精慮；故論者以中興元功歸焉。衡其才智功績，洵爲一代名臣。李瀚章序公遺集，以羊太傅爲媿，猶尙未得；以余觀之，公蓋方召之流亞也。全集校定，可殺青，因書於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朱晉材謹跋

讀史兵略

卷二十一 通鑑梁紀

益陽胡林翼纂

武帝天監元年。齊和帝東歸，以蕭愔為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愔鷹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東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勸入衛尉府，殺衛尉洸，陽侯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按南北掖門，宮城南北門。雲龍門，臺城西門也。）

二年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戎車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胡氏曰：「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城未畢，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遷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按東關在巢縣，大峴山在合肥縣，淮陵、僑縣在鳳陽府，九山、灣、淮水津要也，在盱眙縣，關要城在東關，潁川、僑縣在霍山縣，大峴城在合肥縣東，白塔、牽城、清溪二城皆在淮上，阜陵在全椒縣，梁豫州時治晉熙，今安慶府，五年始治合肥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胡氏曰：「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緄，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撲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瑋，救義陽。仙、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瑋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營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承，承授甲執梁，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瑋大敗，一子戰死。仙、瑋退走。英謂承曰：「公傷矣，且還營。」承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瑋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瑋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胡氏曰：「馬、仙、瑋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戎將聞之，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承、改之，承、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胡氏曰：「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承，能為之陳列。」按鑿、峴，疑在合肥、大小、峴、山、間、上、雅、山，即士、雅、山，在信、陽、州，今日大、木、山。三關，即黃、峴、武、陽、平、靖，在信、陽、州、南、湖、北、應、山、縣、北，春、秋、之、大、隧、直、轅、冥、阨、也。」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瑋、策、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按竹、敦，在信、陽、州，麻、

陽，在麻城縣北。）

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入，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按沃野鎮在河套北，懷朔鎮在歸化城。）

四年，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胡氏曰：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既入於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襁屨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頗有薄捷，既克以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巒又表稱：「昔鄧艾鎮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圖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乎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

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胡氏曰：「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恆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緒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揚，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胡氏曰：「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苻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爲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按劍閣在劍州北，南安卽劍州也，其西南梓潼，又西南則綿州，卽涪也，去成都益近矣。）

五年二月乙丑，徐州刺史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義之敗績。臨川王安使記室吳興邱遷爲書遺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而將軍魚游於佛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胡氏曰：「不使之出當邊鎮，恐其復叛也。」）久之，卒於家。（按梁城晉所橋）



立梁郡也，在鳳陽縣西南。

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岨，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允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允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堰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灤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甯有此耶？」命取繳扇、麾、櫓、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加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按宿預卽宿遷縣，魏之南徐州也。梁城在鳳陽縣，梁之北徐州也。梁南徐州治今鎮江，故此曰北徐州。梁此後豫州治合肥縣，肥水在城西，卽施水也。下流入巢湖，在合肥西南三叉。今曰三河鎮，東陵鄉在商城縣。）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

「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章虎。」虎謂章叡也。僧珍嘆曰：「使始與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乙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縱食饋之。時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惠紹皆引兵退。（按洛口在鳳陽縣西南，梁城之東，梁城又在入公山東。此見梁武之違才用人，不待老之將至，耄已及之矣。）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鄒引兵會之。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自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願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

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甯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乃召鬱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感其後，人有未及同者，因以土作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殲逋寇，而月初以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胡氏曰：「元英違衆議，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與？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威，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胡氏曰：「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旣同州鄉，而韋爲望族。」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胡氏曰：「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體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

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擊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數，則百里可知。○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齋勃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軍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胡氏曰：「此確鬪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略。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從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胡氏曰：「魏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滅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

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勳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胡氏曰：「史言韋勳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勳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按陰陵大澤，在定遠縣西。濊水，注以爲渙水，是也。在靈璧五河二縣之北。）

七年。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鑿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勅雖著，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荀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以尙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窮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入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決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十一月，魏主聞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荀兒等開門出降，斬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按楚王城，在新蔡縣鮑口，汝水津也，在汝甯府北。）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胡氏曰：「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卽平靖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

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龜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胡氏曰：「廣峴，卽黃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走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仙琕，將復郟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西關，卽平靖關。然則九里關爲中關也。長薄，卽長陵關。松峴，卽松子關。廣峴，卽黃土關。皆在三關東南，今羅田麻城二縣北。」

十年。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胸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將軍蕭寶寅、趙遵將兵據胸山，受盧昶節度。五月，仙琕圍胸山，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冬十一月，胸山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遼節，卽以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詔鎮昶，窮其敗狀。唯寶寅、全軍而歸。昶之在胸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溼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

之用。按東海、琅邪二郡，劉宋僑置青州所領，卽今海州。朐山，在州南四里。郟城縣，今屬沂州府。梁青冀二州，治海州東郁州山。史載蕭宏、盧昶，皆見時主，用違其才。馬仙琕，周知壁壘，村落險要，則閭帥之要也。

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胡氏曰：「壽陽北山，卽八公山也。」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胡氏曰：「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止宿堤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綯，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綯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紉召之。綯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此因大水顛倒，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綯戰敗，神追拔其營，綯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按尉升湖在壽州北。

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綯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嶠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按浮山、嶠石皆在泗州盱眙縣。西史言用弗詢之謀。

十五年。先是，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遣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碛石未下，至是歲正月，亮與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寶寅遣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平至碛石，督崇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沂淮救碛石，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襲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垣，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胡氏曰：「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援斷，而諸將不進也。」平部分水陸攻碛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按鳳臺縣北淮濱兩岸有山，破曰碛石，東西築城，淮北曰西碛石，魏境也。下蔡在淮西岸，去鳳臺縣三十里，梁城在東北。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聚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聚不長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堰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碛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管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初，浮山堰成而復潰，疑爲蛟龍所爲，乃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伐樹爲井，幹填石加土，緣淮百里，木石俱盡。按此卽洪湖高堰之椎輪也。聚，集韻爲湫之或體，廣韻湫，北人呼水池名。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魏釋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獫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六月，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按葭萌在廣元縣，武興今略陽縣，白水在昭化縣西北。陰平在廣元縣，非鄧艾陰平道也。大小劍山皆在劍州。康綯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一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拔，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選，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芟草平陸，販賣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

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胡氏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實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着都，犯山陵，如澄所慮。胡氏曰：「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普通二年。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首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

史，守德爲義州刺史。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尙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馱，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按，梁、義州在羅田縣東北，邊城郡在黃岡縣北。檀公峴，卽大別山，在羅田東北，與霍邱西南分界處，今長陵關所在之山，疑春秋以來之大別，必非禹貢之大別也。魏、義州在霍邱西南，檀公峴北，今壽州西北二十里，有馬頭城，其東有白捺，戎東南有歐陽戍。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嚧噠；後數年，嚧噠遣彌俄突弟伊訶帥餘衆還國，伊訶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百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鴿望待拯，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積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

衰翻，以爲一自國首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投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關，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某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與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勃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按高車，今伊犁。嚙噠，今卜哈爾。柔然，今內外喀爾喀也。一曰蠕蠕，西海，註云：「非王莽所立之西海郡，蓋在居延海。」然則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也。金山，今阿爾泰山。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尙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尙書，持節撫諭柔然，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普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道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親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

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甲申，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胡侯，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駟，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一乘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樂顯，願瞻彼此，理常憤怒，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感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胡氏曰：「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張本。」按柔元鎮，直今陽高縣北，懷荒鎮在其東，直今懷安縣北，郁對原未詳。

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尙書侍中黃門於顛陽殿，聞之曰：「今寇速恆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尙書元修

義請一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朔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敦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不許。

司馬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一（破六韓拔陵，沃野鎮民也，聚衆殺鎮將糧反。按沃野鎮，今喀爾喀右翼界。武川鎮，今察哈爾右翼廂紅旂界。懷朔鎮，今托克托城界。高平鎮，疑今固原州。雲中，五原，皆在懷朔鎮界。白道谷，在武川鎮北。金陵，在雲中。今歸化城界。）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竄掠，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六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節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門高子弟，以死防邊，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人。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之流，歸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材，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

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胡氏曰：「師速而疾，邊人見其不能盡敵而反，意遂輕之。」○尙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俊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一書奏不省。○胡氏曰：「爲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難沮，坐待崩潰。夫颯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汾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由麥積崖以襲其後，則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按夏州，今靖邊縣北，東夏州，今延安府。豳州，今慶陽府之甯州。涼州，今涼州府。仇鳩水，在河池水西，皆今成縣界。東益州，今略陽縣。故武興國也。兩城，註謂天水高平，今秦州與固原州也。汾軍，註謂隴阪東元志之軍。謂魏先

遣雍州刺史元志討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殺南秦州刺史崔遊叛，據南秦州也。南秦治駱谷。魏岐州治鳳翔府。朔州卽托克托城。雲中今歸化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榮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許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胡氏曰：「爾朱榮事始此。」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寶泰皆往依之。（按秀容今忻州。侯景懷朔鎮人。司馬子如雲中人。賈顯度中山人。皆邊方故出將材。）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難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敕一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柔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胡氏曰：「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又見元驕姿，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

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正月，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和顯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雋等將兵應接。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西征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嶺，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威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東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苑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按黑水在整屋縣，馬嶺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小隴山在隴州，苑川今寶雞縣。）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璽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



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取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按魏涇州，卽今涇州，安定，今鎮原縣。）

十二月，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七年，秋九月，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胡氏曰：「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鮮于脩禮之衆也。」）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牛繩，輕騎掩擊，章武莊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譏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陛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

謚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愈疑之。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閒行至博陵界，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榮遂殺深。（按北趣瀛州者，時葛榮在定州。瀛州今河間府。交津，今武強縣之交津口，非武安之交津口。武安今涉縣也。白牛邏在博野縣。博陵，今安平縣。）

多十一月，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隳，兵革民多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怠，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胡氏曰：「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却敵，次也；死於城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并命，其志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

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一弗聽。」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壘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曷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按西華縣，今屬陳州府。此見賊之初起，一戰可滅，兵貴神速也。）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陸，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胡氏曰：「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爲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胡氏曰：「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

一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按魏東豫州，治廣陵城，今息縣也。魏司州治義陽，卽武陽三關之北。）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故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韋之子也。（胡氏曰：「梁之將帥，韋輒一人而已。」）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胡氏曰：「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年。」）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胡氏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讖，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澗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按渦陽，魏之南兗州地，今蒙城縣。胡氏曰：「自肥河口，沂淮西上，得駝澗灘，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二年 春正月，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胡氏曰：「此亦魏武之故智也。」）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

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阪，西逼河澗，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逸，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按馮翊郡，今同州府，恆農，今陝州。蒲阪，今蒲州府。河東，卽蒲阪。安邑縣，今屬解州。虞坂，在平陸縣。石錐壁，在虞鄉縣。石錐山。

是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賁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高歡懷朔鎮人，尉景，善無人，蔡雋，廣甯人。

秋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游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滎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胡氏曰：「梁普通七年，葛榮得鮮于脩禮之衆，寇掠河北。」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蒞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

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闔闔門引見，斬於都市。（按汲郡，今衛輝府，肆州，今忻州，隘口，今磁州，唐河，在今定州西。）

卷二十三 通鑑梁紀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顓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尙書薛琠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顓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諸將多欲擊杲，魏朝亦以顓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顓，遂引兵東出。顓與陳慶之乘虛自銓城進，拔樂城，遂至梁國。魏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顓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慶之拔攻其城，擒暉業。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樂陽，尙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碭，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顓克梁國，顓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昱擁衆七萬，據樂陽，慶之攻之未拔，顓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躡附而入。癸酉，拔樂陽，執昱（胡氏曰：「楊昱輕慶之之兵少，不料其肉薄急攻，故城

陷。傳曰：「敵無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按銍縣在宿州西南，築城，注引杜氏左氏注云：「沙隨卽沙陽亭，曰堂城，榮堂形近而訛。」在今甯陵縣梁國，今歸德府古睢陽城也。此考城在河南岸，今歸德府界，非衛輝府之今考城也。嶧，嶧嶺阪也，在偃師南五十五里。

魏主將出避顯，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魏主入河內，臨法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顯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顯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顯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行，遂引兵渡河。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按大梁，注謂陳留浚儀縣，今開封府。

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費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顯既得志，密與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謀叛。

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胡氏曰：「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皆出慶之之下，使相與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亦必同歸於陷沒；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禍。」）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胡氏曰：「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陳慶之之烏足以辦此？」）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劾，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井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容容，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遠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薄材爲筏，自馬渚西破石夜渡，襲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閒行出汝陰，還建康。（胡氏曰：「慶之之所以得免者，亦由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死散之時，得以挺身逸去，否則必爲爾朱榮所擒矣。」）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按長子縣屬潞安府，河中渚，即河陽三澗之一，在孟縣南，破石塢在陝州東南，嵩高水注言潁水，確甚。慶之之所以順水至汝陰也，汝陰今潁州府，轅轅山在偃師縣，臨穎縣屬許州。）



九月，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二年春二月，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尙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方俟，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胡氏曰：「岳旣還兵擊賊，伏兵又發，故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屍。

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胡氏曰：「侯伏侯，虜三字姓。」其餘千人以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胡氏曰：「唐末高仁厚平阡能等，亦用此術。」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真閎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胡氏曰：「萬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崔延伯，其衆始盛。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至二年敗，奔醜奴，及是皆平。」按雍治長安，北雍治華原，今耀州。岐州治鳳翔府，南岐州治兩當縣。赤水蜀賊，蜀人之在華州者也。武功縣在渭水北，平亭在涇州北，細川在靈臺縣。

萬俟醜奴既敗，自涇關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萬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刑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莫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胡氏曰：「此卽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

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按涇，今涇州。豳，今慶陽府甯州。靈州，今屬甯夏府。原州，今固原州。牽屯山，在平涼縣隴隴山也。在平涼西，隆德靜甯界。略陽，今秦安縣。水洛城，在靜甯州。三秦，謂秦州治天水，今秦州也。東秦，治杏城，今中部縣。南秦，治駱谷，今成縣之南。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瓜。今安西州。涼，今涼州。鄯，今西甯府。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表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專爾朱矣。」（胡氏曰：「爲歡起兵，計爾朱張本。」按晉州，今平陽府。蜀人徙居汾西，依山者曰山蜀。）

十二月，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蕃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胡氏曰：「契胡，爾朱之種人也。」）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

殺（胡氏曰：「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敗，其衆盡歸葛榮，皆六鎮人也。」）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胡氏曰：「詭爲遜辭，使兆不疑已。」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胡氏曰：「賀拔允字阿鞠泥。」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胡氏曰：「魏改六鎮爲州，葛榮部衆皆六鎮人，故曰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井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汙入境內，請令就食山東。」胡氏曰：「井肆，冀定瀛相殷以太行常山爲限，井肆在山西，餘州皆在山東，歡欲引衆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得以從容收衆心，因之以起兵也。」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胡氏曰：「時爾朱兆與其羣從已構嫌隙，故紹宗以此言諷之。」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隘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胡氏曰：「古之豪雄，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必其威望有以服其心，智力足以制其命，然後行之，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胡氏曰：「歡之此言，亦謬爲恭敬耳。」）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誓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

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非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胡氏曰：「史言舉大事者，必審而後發。」）且日北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非隔水肆罵，馳遣晉陽，非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按：紇豆陵步密居河西，今阿拉善額魯特也。秀容卽忻州。晉陽，今太原府。河謂汾河，太原在汾東也。平樂，注言當作樂平，今樂平縣，井入平定州。石鼓山，在忻州陽曲川。今定襄縣。隘口，在磁州襄垣縣，今屬潞安府。漳水，在縣南。）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漆水，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按：梁北司州治義陽，南司州治安陸，今德安府。潁州，今爲府。漆水，在汝甯府。楚城，在信陽州。）

三年，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巖，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隘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胡氏曰：「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時

盜賊蠱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避舍。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胡氏曰：「李氏，趙郡之姓，時號爲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弑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索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擊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僕，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胡氏曰：「以周公漢祖之事責歡也。」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胡氏曰：「高乾字乾邕。」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何肯來？」胡氏曰：「歡與乾兄弟同出於勃海，故稱從叔。」元忠曰：「雖纓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胡氏曰：「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旣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一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胡氏曰：「史言高歡能收衆心，以傾爾朱。」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歡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遣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赦曹乃與俱來。胡氏曰：「赦曹以歡敘羣從子姪之禮，乃來，孰謂其羸也？」按冀州卽信都，殷州卽南趙郡，今隆平縣。趙郡卽趙州。滄州在冀殷二州東北，瀛州在滄西，幽又在瀛西，定在幽西，皆二州北境。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有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胡氏曰：「史言用兵不可徒信占驗而無方略。」又曰：「固城在中山城東北，安國城西南。」按據此在定州東北也。

六月，魏高歡將足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千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胡氏曰：「爾朱兆擅命并汾，此亦高歡僞爲兆符也。」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胡氏曰：「孫騰尉景旣爲鎮人，請留必又因其願留之情，扇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胡氏曰：「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家，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胡氏曰：「高歡先立法制，以齊其衆，故能成大事，史言盜亦有道。」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胡氏曰：「高乾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誘禽爾朱羽生耳。」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摩曰：「今日反決矣。」胡氏曰：「高歡反謀非一日矣，及爾朱羽生授首，方言反決，蓋其初猶有疑李元忠、高乾

鬻之心；元忠既舉兵逼殷州，乾邕又斬羽生，歡乃深悉二人之心，而冀殷之勢已合，於是決反。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疆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冬十月，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歡縱反，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負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辱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詔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按善無，今石玉縣，廣阿，今隆平縣，南趙郡治也。）

四年 春正月，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胡氏曰：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頽落，而不得究功，故施柱地道，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三月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



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爲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北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令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北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北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北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胡氏曰：「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胡氏曰：「對兩軍發其陰謀，以正爾朱之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北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北等大敗，賀拔勝與杜德於陳降歡。北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胡氏曰：「謂紹宗諫北，使歡統州鎮兵，而北不用也。」）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北還晉陽，仲遠奔東郡。（按鄴卽相州，今臨漳縣。洹水在其南，紫陌在其東。）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

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灤波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爾朱彥伯時在禁直，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旣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秦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按北中，胡氏曰：卽北中，耶府在河橋，北岸，灤波津在其西。）

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胡氏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壑，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五年，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鈔，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

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歡嘉之，以爲丞相府參軍。（按赤嶺嶺，卽離石山，在永甯州北。）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溥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耶？」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一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旣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胡氏曰：「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追劉備，桓元之降劉裕，類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韓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按雍，今西安府華，今同州府東華，疑卽今華州。岐，今鳳翔府南岐，今兩當縣。鹵，今甯州原，今固原州。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涇，今涇州。夏，今榆林府東。夏，今延安府。秦，今秦州。南秦，今成縣。梁，今漢中府南梁，今略陽縣。東梁，今安康縣。巴，今巴州。益，今成都府。東益，當爲西益，今廣元縣。此胡注所言二十州也。）

六年春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賁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胡氏曰：「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奪伊利之役耳，亦忿兵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計泥。悅旣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

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岳衆未有所屬。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秦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韓襄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一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秦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秦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朔周帥衆先據鞏、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秦聞而嘉之。」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秦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胡氏曰：「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秦。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景與散騎常侍張華原、義甯太守王基勞秦，秦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秦乃遣之。基還言：「秦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軍。（按水洛城在靜甯州西，鞏、鞏、峽在平涼縣河曲在靈州。）

宇文泰與侯莫陳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

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胡氏曰：「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胡氏曰：「言進兵討悅也。」）左傳曰：「詰朝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旨：「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虜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文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卽入據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成文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夏四月，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寨。至水洛，卽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自乘驃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溢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按高平卽原州，今固原州，木峽關在其西南隴山之口也，略陽在秦安縣東上邽卽秦州。）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胡氏曰：「于謹間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宇文氏，卒以功名自見，豈所謂知己者耶？抑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興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足以有爲，所謂

量而後入也。」

六月，魏主下制書，數高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胡氏曰：「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壘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宇文泰以前秦州刺史，略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楊荐與長史宇文側出關候接。（胡氏曰：「候接，魏主也。」）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爲前鋒，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勝軍於汝水。（胡氏曰：「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遂勸椿停行。椿歎曰：「頃榮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并州。（胡氏曰：「別道而進，示將擬高歡之後。」）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胡氏曰：「以迎魏主也。」）魏主使斛斯椿與長孫稚、王斌之鎮虎牢，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魏主遣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魏主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斌之與椿爭權，棄椿還，給魏主云：「高歡兵已至。」丁未，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南陽王別舍，鈔

門惠臻負重，持千牛刀以從。衆知魏主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武衛將軍獨孤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魏主西奔長安，李賢遇於嶠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甯寺，遣領軍婁昭等追魏主，請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赦曹帥勁騎追魏主，至陝西，不及。魏主鞭馬長驚，糗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魏主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廷慶，吏部尙書崔孝芬，都官尙書劉厥，度支尙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聞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奉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尙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按長壽津，在滑臺東，石濟津，在延津東北，宇文泰所謂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是也。野王，卽河內縣，河流在其南，洛口，在河內西南，灇西，則已至新安縣西，嶠中，在永甯縣，陝西，陝州城，西湖，又在陝州靈寶西，今閿鄉縣，其西有稠桑驛，東陽驛，在渭南縣。）

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尙書右

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首樊五能，攻破淝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淝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淝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入能帥羣蠻拒信於淝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入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入能，乘勝襲穰城，募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令都督楊忠爲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遣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按三荆者，今魯山縣、南陽府、鄧州也。鄧在西，故曰西荊州。淝陽又在西，今淝川廳也。）

大同元年 春正月，東魏大行臺尙書司馬子如帥竇泰、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同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羅臥尙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羅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胡氏曰：「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羅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卻敵也。」按此華州，非注所言鄭縣，乃今同州也。子如蓋聲言攻潼關，而潛師從蒲津濟爾，不然，未破潼關，何以至鄭縣之華州乎？魏太和十一年，以同州爲華州，華山郡。）

二月，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鶴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鶴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鶴以衆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鶴死，各散走，諸將勸



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按東平郡，今范縣，瑕邱，今滋陽，以水，以泗水也，在城東。）

三月，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胡氏曰：「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胡氏曰：「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有以當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綽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胡氏曰：「計帳者，計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胡氏曰：「世有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綽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塔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胡氏曰：「高歡豈不欲與宇文爭靈州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按水灌靈州，大河也，南汾州，今吉州。）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朝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寧爲之請，乃許之。

二月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他日歡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三年，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霸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同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

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瓘走歸勣。勣以爲鄉導而攻之，勣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口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勣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勣曹以杜錡爲洛州刺史，勣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爲濟州刺史。勣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寶秦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勣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按廣陽，在今同州府。時寶秦猶在潼關，故宇文泰云然。小關，胡氏云：「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按今在關南一里。風陵度，在潼關大河北。馬牧津，在潼關廳南。上洛，今商州。）

九月，丞相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城，歡問：「內城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爾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胡氏曰：「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歡，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勣曹在列，則爲之華言。勣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與勣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歡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勣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勣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矩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粹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

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秦復諫而來，所謂忿兵。」胡氏曰：「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覬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僻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胡氏曰：「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胡氏曰：「使斛律羌舉之計行，西魏殆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胡氏曰：「史言東魏將士皆恃衆輕敵，故敗。」兵將交，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胡氏曰：「一時東魏之師，幸於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弼弟惲，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

去，皆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胡氏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邙山之敗，歡不敢乘勝追泰，蓋二人者，智力相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也。」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赦曹國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按壺口山在吉州西南，沙苑在大荔縣南，接朝邑界。

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率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與，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割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西魏洛州治上洛，今商州，猗氏縣屬蒲州府。

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

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汾州，卽吉州。絳州，卽今絳州。洪洞縣，今屬平陽府。晉州，卽平陽府也。

獨狐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狐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諷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諷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榮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榮陽太守。新安縣屬河南府。大石嶺在洛陽縣。南陽城，今登封縣。潁川，今許州。潁州，今長葛縣。廣州，今魯山縣。梁州，今開封府。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苑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章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陽翟，今禹州。苑陵，今新鄭縣。陽州，今宜陽縣。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十二月，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

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按濟州，今東昌府濮陽，在開州西南。陽平，今莘縣也。）

四年。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孤信於金塘。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圍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弼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泰進軍灑東，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胡氏曰：「景置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可以見其兵多矣。景軍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斂兵不進可也。遽前合戰，亦屢勝而驕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胡氏曰：「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實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

恩。一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同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長孫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愛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扶風公王羅鎮河東，失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有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閔鄉，丞相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請「青雀等爲合，不能爲患。」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蟄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



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秦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秦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秦會，攻青雀，破之。東魏大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穀城縣，西臨穀水，在今洛陽縣西。孝水在其城南，瀍水在洛陽縣東北，五龍渠，西河陽南城，注云：「在河橋南岸。」一回洛，故城在孟縣南，洛陽北子城，古者城內有小城，卽子城，一曰金城。大城外城也。崤卽二崤，在永寧縣。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探，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問道西走，與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秦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法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充州刺史章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瀨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伊川郡，今嵩縣。北華州在杏城，此猶韋孝寬之刺南充州，蓋虛銜也。蠻卽嵩縣盧氏之山民也。廣州卽魯山縣，亦蠻州也。東洛州，河南府也。伏流，故縣在嵩縣西南百里，接盧氏內鄉二縣界，汝水所出也。孔城防在洛陽縣南，張白塢在宜陽縣西北，陽州卽宜陽也。崤，謂二崤，瀨，謂

灤池。玉壁城，在今稷山縣南十二里。有峭澗，所以保潼關；有玉壁，所以保蒲津關。

七年。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尙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管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靡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胡氏曰：「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紓民力。」）

九年。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爲北豫州刺史，二月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葺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胡氏曰：「歡欲堅陣以持之，待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梓其頭，連頓之，並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齧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

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讎歡於行間，執樂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樂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數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過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

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柏谷疑在洛陽縣西北。）

十一年 夏六月，上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俎衆也。」遂勒兵先發，暕以霸先爲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三萬拒之，敗於朱鴛，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甯城，諸軍圍之。（定州，南定州也，今貴縣。朱鴛，在交州西南。蘇歷江，卽水經注之次。一水在朱鴛西，嘉甯城，又在其西北，皆在今越南國中。）

卷二十四 通鑑梁紀

中大同元年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潯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折，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典澈湖，注云：「當在新昌界。」無考。）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胡氏曰：「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

攻其北，北，天險也。（胡氏曰：「天險，自然之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胡氏曰：「鼓排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纒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並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胡氏曰：「高歡嘗用此術攻鄴，以擒劉誕，故復用之於玉壁。」）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乘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尚

嘗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武功縣屬乾州。同州府時宇文泰營所。）

太清元年。春正月，東魏勅海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遇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世子澄秘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刑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救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胡氏曰：「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府，夙有聲稱，故問之也。」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

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若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棗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且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魯，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及貴孫、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胡氏曰：「謂侯景先降西魏也。」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胡氏曰：「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胡氏曰：「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進孰熟之辭於梁，以爲容身之圖。」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穿，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終恐尾大於身，踵羸於股，倘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疊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胡氏曰：「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豈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鴉蚌相持，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圖

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闔閭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紹宗引軍擊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涸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胡氏曰：「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宗墜馬，劉豐生被傷，潁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涸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涸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汝之交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斬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涸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景與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胡氏曰：「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按寒山在銅山縣東南，橐駝峴疑在銅山縣西北。澶州在睢甯縣譙州，治涸陽城，卽今蒙城縣城，父聚在其西北。）

二年 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涸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鼓舞，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陣詬之曰：「跛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景既敗，不



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景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爲賊也，投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開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遂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尙元慮，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涇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著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南豫州，今壽州，合州，今合肥。）

二月，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

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胡氏曰：「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術中矣。」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胡氏曰：「侯景之反覆，何微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異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異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景又致書於朱異，餉金三百兩，異納金而不通其啓。胡氏曰：「史言朱異昧利而不顧患。」已卯，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胡氏曰：「景言至此，辭意迫切，獸窮則搏，能無及乎？」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詳，且百戰之餘，甯肯束手就縛？」謝舉、朱異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招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胡氏曰：「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之君臣若聞

知其亡宜矣。」

夏四月，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秋八月，鄱陽王範，密啓侯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虞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異，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戍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異爲名，異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異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鄱陽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曰：「外間謗譏，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持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答之。」胡氏曰：「此卽朱異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以待中開府儀同三司 邵陵王 綸，持節董督諸軍以討景。九月，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卽進路。」景乃留外弟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 泰，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遇景攻歷陽太守莊鐵，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

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爲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旂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諸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甯。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尙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上遣中書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與帥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欬流涕。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西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旂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異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異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侃使擊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擗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關侃擊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俱盡。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胡氏曰：「杜佑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溼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身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胡氏曰：「杜佑曰：『燕尾炬，縛葦草爲之，分爲兩歧，如燕尾狀，以油

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佩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鏃，以油灌炬，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佩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昇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昇與張綱議出兵擊之，上問佩。佩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而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佩子鸞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佩。佩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佩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壽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妻以女。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三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羸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啓太子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子四中槊洞胸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勦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

升至數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春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屬，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鑿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胡氏曰：「景自涪陽之敗，南走馬頭，此當塗之馬頭郡也。在東，今自壽陽西攻馬頭，壽州之馬頭戎也。在西，木柵在荆山西。」按譙州，南譙州也，今滁州。丹陽郡，今江甯縣南九十里小丹陽也。慈湖，在大平府東北四十里。板橋在慈湖東北四十里。南塘，疑今江甯城南之莫愁湖。）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賊，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督、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朱異遣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並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日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趣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一己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異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景已

渡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入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出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墜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大春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一賊以刀殿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入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胡氏曰：「為入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為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為常，此其所以



敗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纒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賊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盂孟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元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二土山，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氏曰：「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追感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巖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章，祭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顏、監州事，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祭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祭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一時孝儀置酒，祭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章、祭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祭，祭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隘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祭。祭至南州，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祭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仲、禮。丙辰夜，祭、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祭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之高，自以年位，取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祭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祭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祭，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實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

組大計，黎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鏃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諸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黎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夜入黎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黎頓青塘，黎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所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允助之。（黃城大路，疑龍潭驛路也，徑指鍾山，則由其南繞青龍山北行，廣漢門北門也，朱方卽丹徒縣，鍾離在今鳳陽縣東，歐陽今儀徵縣南，一餞港，公安縣屬荊州府，漢口自漢川出江也，大司馬門，臺城南門，廬陵縣屬吉安府，益城在九江府江北岸，南洲，太平府也，張公洲卽蔡洲，在今江甯府城西南，北河口，江中後，渚，胡注云：「在中興寺前。」按中興寺在新亭，則近今沙洲圩也，青塘，胡注云：「青溪塘。」則今城內八府塘，然非石頭中路矣，存參。）

三年 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羣黎軍迷失道，北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定，侯

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黎，黎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黎營，左右牽黎避賊，黎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籍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已

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許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背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荻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卽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徹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糞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鈔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未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自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胡氏》曰：「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官宮，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

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瑒與于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飲血爲盟。旣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合衆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卽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及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上遣吏部尙書張綰召確、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一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耶那得辭？」確意尙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眈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胡氏曰：「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卻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獻欸哽咽。湘東王擇軍於鄧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暕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軍。」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入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按首橋在今江甯縣管內。江右四州註謂「南豫、西豫、合光二州。」按南豫州

今壽州也。西豫州，今安慶府也。合州，今廬州府。光州，今光州也。馬印洲，今江甯府城北觀音門大洲。江潭苑，在今江甯城西。西善橋，武口，今黃岡縣之陽邏堡。青草湖，在洞庭湖南。西峽口，卽夔州府東江口。此言侯景之禍，朱異及簡文召之。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上覽啓，且慚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惟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駸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鴟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進軍，旣而鴟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伯超望風退走。胡氏曰：「寒山之敗，元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胡氏曰：「石闕前水，景決元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搗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勳、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勳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

闖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劉豐生建策，堰涪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衆分休迭進。（胡氏曰：「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遽至癸休，則甲復進矣。如是則攻者得番休，而應者不勝其勞矣。」）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太師宇文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獲，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時潁川治長社，今長葛縣，涪水在其北。）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饑，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纒士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閭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

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胡氏曰：「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王，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南海，今廣州府。朝亭，據注在廣州府東北三十里。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八月己亥，泉軍於石樟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遂引軍圍之。譽遣人告急於岳陽王督，督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

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督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顛有舊，密邀之。乙丑，顛與兄爰岸、弟劼安、兄子龜，各帥所部降於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大寶奉督母龔，保林登城拒戰，督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督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督至襄陽，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燾。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懼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懼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湘州，今長沙府，竟陵，今安陸府，信州，今夔州府，石椁寺，在長沙，府北，橘洲，在其西南，東對長沙城，新興，橋立於荊州。注云：「杜顛，蓋領新興郡，而從軍在襄陽也。」澧水，卽建陽河，出荊門州，而注江陵，長湖，廣平，僑郡，在新野縣西。

吳興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鑿。嶷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九月，癸丑朔，子鑿軍至吳興，嶷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俊。（吳興，今湖州府，吳郡，今蘇州府，張嶷死節，文臣之軌範也，惜不能陳力就列耳。）

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偁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



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胡氏曰：「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簡文帝大寶元年，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南野縣，今南安府。）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督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漣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並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鄉睦。」忠乃還。（安陸，今德安府安陸縣也。滌頭，今安陸鎮名。石城，今鍾祥縣。岳陽王督，以湘東之逼，故入魏爲附庸，魏使楊忠救之，故繹云然。漣北，卽建陽河之北。）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於手足胼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取，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蕙，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戰兵刃，雍州疑

追，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掣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違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且平，某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時綸不受江州之讓，而兵西上也。）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官室無食，皆爲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此梁武之信佛，朱昂之謀國致之也。）

初，燕王宏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首，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累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東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六月，高州刺史李選仕據大鼻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選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儋石城魚梁，以逼南康。寶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儋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選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選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選仕走保甯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瀾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刺史。（新會縣屬廣州府。羅州，今化州。高涼，今陽江縣。大鼻口，在江西吉安府城南二十里。瀾石，卽瀾江之十八

灘，自瀟州至萬安，江中多大石，故名。鱧石，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瀟州府，即古南康郡也。時霸先城崎頭而居之，在大庾縣東。按遷仕在州句，人多疑之。顧氏祖禹謂：「李遷仕及馮寶，皆奉命授臺，其軍皆至江西境內，遷仕中道作亂，故寶妻洗氏得以迅速成功。曾見古本陳書，遷仕在柵，無能爲也。俗本訛柵爲州，遂啓後人之疑。」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胡氏曰：「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絁布、綿麻，非蠶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爲一府，每府一將，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闈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二年正月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三月，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租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庠，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夏四月，鄧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恃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鄧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瓣其髻，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于仙俯窺，見泉素髻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乙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官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鄧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慮。」

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曾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崩，自武陵，引兵會曾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戎、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曾辯乘城固守，偃旗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曾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曾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曾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曾祐自代。曾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卽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須交鋒也。」曾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堦以待之。曾祐由他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芋口，呼曾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曾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揀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沙亭。六月甲辰，曾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魯霄、遁；以丁和爲鄂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鄂城，別將文化、仁、鎮、魯、山、苑、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礮、殺、鮑、泉，及襄、豫、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救、之、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曾、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曾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曾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胡氏曰：「法和知武陵，王紀必東下。」）

（一）乃引兵屯峽口。庚申，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胡氏曰：「荀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授豫州刺史，使討景。」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柵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宋子仙等困感，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古龜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于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陳霸先引兵發南康，嶺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七月，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景還至建康。辛丑，僧辯乘勝下盩城，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邱。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厥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按蘆洲在武昌縣西，齊安今黃岡縣，淮內注以爲洲內。巴陵即巴邱，今岳州府。岳陽今相陰縣。武陵今常德府。隱磯在臨湘縣江北岸。湘浦在巴陵縣。白陵疑在臨湘西北。芋口在華容縣。赤沙亭在華容縣南。百里洲在枝江縣東。魯山在漢陽縣。晉州今安慶府。黃鶴磯，今江夏縣城西北。巴州刺史遙領也。時孝頃起兵新吳，今奉新縣也。峽口注云：「巫峽之口。」按在巴東縣。柵陽浦在桐城南。白楊浦注云：「去郢州未遠。」蓋在江夏縣東。西昌今泰和縣。巴邱今峽江縣。郭厥城在蘄水縣東。）

卷二十五 通鑑梁紀

元帝承聖元年。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舻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隘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謁頭二戎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子鑿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鑿驚懼，奔還淮南。景遣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重嶺，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煜、酈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癸酉，僧辯等至蕪湖，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煒、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鑿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鑿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鑿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鑿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鑿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邱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投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數日，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窳，使引淮中舳舻及海艦，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櫓相接。僧辯問計於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子鑿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守臺城，劉神茂至

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胡氏曰：「劉神茂始導侯景取壽陽，及其度江，又爲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爲之，其死晚矣。」丁亥，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胡氏曰：「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截其後，箭鋒所到，敵必驚卻。」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將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鞭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臺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鑿、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巖入據臺城。僧辯不戰，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大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巖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王偉與侯子鑿相失，直瀆，戊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白茅灣在德化縣北，與宿松縣接界。南陵鵲頭二戍，皆在銅陵縣。戰鳥圻在其北大江中，東陽，今金華府下淮，今蘭谿縣。七里灘在桐廬縣，張公洲，卽蔡洲。禪靈寺在

江甯城西門內有禪靈窟，石頭城南也。自石頭至朱雀航，卽今石頭門至聚寶城門也。落星山，今清涼山西阜。招提寺，疑今靜海寺。西州，今石城門內大街。西明門，苑城西門。直瀆，在城東北石步鎮。自張公洲至此，皆今江甯府城境。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侯景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頃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臯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頃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以羊鷓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鷓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裴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爲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鷓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挾船底，鷓以稍刺殺之。索超世在別船，葳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裴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刺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祖珽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富陽縣，今屬杭州府。錢塘，杭州附郭縣也。嘉興，今爲府。松江，分震澤水於今長洲縣西下海，從上海縣出口也。蒙山，在蒙陰縣。胡豆洲，今鎮江府北江中。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南新蔡，今黃梅縣。北江州，今黃岡縣。）

五月，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尙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士，取



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左衛將軍杜顛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秦郡今六合縣士林，在其縣東。）

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白馬破走，首蒙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南鄭今漢中府。）

王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然在建康侍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湘東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冬十月，至江陵，王下琳吏，別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人往諭之，納對使者劓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以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

主，納遂據之。十一月，又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澧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勣、平北將軍襲之，共討納。初，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即以爲營州刺史。洪雅請討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人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使者。使者至巴陵，時宜豐侯循軍巴陵，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衆謂已至，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夾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澧口古作澧口，在醴陵縣南。營陽郡今道州空雲城，卽空冷峽，在醴陵澧口之北。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僧辯軍於車輪，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時杜勣、杜龠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襲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賢明死，藏脫走入城。車輪注以爲距長沙不遠，湘江上。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瀘州；楊瀧琛求爲黎州刺史，紀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瀧琛皆潛通於魏。魏大將秦，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

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  
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  
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  
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  
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勳  
黷巽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  
宣猛將軍劉葵與之俱。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法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以爲步兵校  
尉，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  
廷若救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  
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劼將衆七千，築壘與法和相拒。上遣使與  
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  
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  
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權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  
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  
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胡氏曰：「史言上兄弟皆阻兵而安忍。」）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  
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繡羅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  
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  
答仁任約進攻侯劼，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

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履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臨法利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黎氏。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潼州今之麟州，黎州今廣元縣，沙州今昭化縣西北，安州今劍州，涪水在麟州，江州今彭山縣，峽口在夔州府東。）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擣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擣與宣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擣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懷、御史中丞劉敷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胡氏曰：「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復讎之志，宇文有啓疆之思乎？」）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一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祖，左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胡氏曰：「史官上懷居建下，以成亡國之禍。」按九十九州在江陵縣西六十里，

分屬枝江、松滋二縣界。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霸先在建康聞之，自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己酉，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瑛、吳郡太守張彪與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瑛與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爾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僧辯還建康。（婺州今金華府南，豫州時治太平府。）

三年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齊主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奄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奄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胡氏曰：「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之，則致死以破敵，後主用之，則賣主以求生，蓋厲威猶可使之知懼，濫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開府儀同三司田宏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秦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於魏。熾首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秦以遷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懼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直州今興安府，洋州今西鄉縣，巴州今屬保甯府，白帝今夔州府，即信州也。）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瑛、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拒之。瑛、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

同三司敬顯備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詔進擊超，達破之，回趨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瑱、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鎮，將郎基固守，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涇州今天長縣，石梁河在其西北。盱眙亦在其西北。宿預在宿遷東南，秦郡今六合縣，海西在海州南。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胡氏曰：「謂東還建康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陣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胡氏曰：「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識見如此，烏能敵于謹哉？」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丙寅，謹至樊鄧，梁王督帥衆會之。丁卯，帝停講，老子內外戒嚴，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程靈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胡氏曰：「王僧辯一聞徵命，當投袂勤王，可也。外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赴，江陵覆沒，僧辯之罪也。」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有瑱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鄧州，不須動也。」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王公已下各

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魏軍夜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  
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柵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帝徵廣州  
刺史王琳爲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  
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  
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  
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  
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刺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  
洲爲魏人所獲。梁王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  
政詭對曰：「唯命。」督鎖之至城下，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  
其口，督怒，使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  
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  
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答仁、買臣退保金城，令汝  
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顛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  
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窺聞城陷，乃  
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數曰：  
「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答仁、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闌突圍而出，賊必  
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  
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配

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謹徵太子爲質，帝使褒送之。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梁王督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督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郭外城也。羅城，正城也。其中猶有金城。石梵，在安陸府界。津陽門，江陵南面東來第二門。武甯，治樂鄉城，在荆門州北九十里。枇杷門，郭門也。馬頭，在江陵縣江南岸。帝王讀書，詎同文士。梁元所讀書焚之可也。

魏立梁王督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督備禦，內實防之。胡氏曰：「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正滅魏取虜之計。督雖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胡氏曰：「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晷表，武帝所造。」大玉徑四尺，及諸遺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憚，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胡氏曰：「謂還建康卽位也。」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入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胡氏曰：「匹夫之行，小廉小謹，以自託於鄉黨。」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



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及尙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大師泰皆厚禮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旣立，欲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

敬帝紹泰元年。春三月，魏大師泰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胡氏曰：「去年江陵陷，王克等入長安。」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胡氏曰：「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所謂禮賢也。」今鄧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爲阜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夏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鄧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瑩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聲望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杜龔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纏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圍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龔，僧辯死，龔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纍數百人，冬十月，龔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

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衆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霸先遣韋載族弟翻齋書論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翻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文育討龔，救長城。將軍黃他攻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甯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任約、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輪，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安都襲秦郡，破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辰，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從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甯，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

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長城，今長興縣，在湖州西六十里。湖州，卽吳興也。義興，今宜興縣。高州，今高州府石州。今藤縣。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南豫州，今太平府。東西掖門，臺城東西門。合州，今合肥縣。冶城，在今上元縣。治西安州，今定遠縣。楚州，今鳳陽縣。淮州，今山陽縣。胡墅，在江浦縣南岸。卽石頭城。今日浦口城。侯景故壘，在今江甯縣之金陵驛。倉門，今日倉巷，在上元縣。治西，其水則秦淮支流也。在冶城南。石頭城，依今清涼山築壘，故無水。）

太平元年。春正月，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饑險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旣而杜泰降於蒨，龕尙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悋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耶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東揚州，今紹興府。若耶山，在其南。東陽郡，卽縉州。今金華府。）

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約、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柘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盧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淦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霸先

遣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評，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評，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胡氏曰：「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絕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募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儻。」抽梁上馬先進，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禦，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霖，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禧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媪以鴨肉數鬻。乙卯，未明，暮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臨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駭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買酒，一人載

得一醉。庚寅，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竊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明州，註在日南，此遠領也。出柵口，出和州之裕溪口入江也。梁山，謂東梁山，今太平府之博望山。丹陽縣，今江甯縣南九十里之小丹陽鎮。秣陵，故治，今秣陵關。方山，在秦淮東，今猶曰方山。馬牧，宜在蟠龍廟板橋北十里也。青墩，七磯，在蕪湖縣東北。自丹陽步上蘇峻攻城路也。側塘，在方山西北，今曰英鄉。白城，今方山北之石碓。耕壇，今祈澤寺前。皆上元縣東南地。瓜步，在六合縣東南，今曰斷崖口。龍尾，在鍾山東北。幕府山，今觀音門山。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郊壇，晉成帝之北郊，在覆舟山南。梁北郊，在元武湖西北。臺城北也。引元武湖水南逕臺城，入秦淮，支流曰潮溝。齊軍於湖及潮溝之間，故泥淖。霸先軍大壯觀山，今北土山之麓，故燥，皆神策門外地也。自白下出其後，自儀鳳門外獅子山東趨也。臨沂縣，在觀音門。江乘縣，在上元東北。句容縣，北界攝山，今棲霞山。南州，今太平府南徐州鎮。江府也。）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齋守豫章，悉衆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秋七月，癸酉，侯平發兵攻齋，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瑱衆潰，奔淩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憲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爲之誅侯平。丁亥，以瑱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爲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爲柵，世祖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侵掠鄰縣。侯大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新吳，今奉新縣，在南昌府西百二十里。豐城縣，在南昌南百二十里。巴山，今崇仁縣，在豐城南。）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與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

投繩破篋，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臨川，今撫州府上塘，當作工塘，在臨川縣東南四十里。）

卷二十六 通鑑陳紀

武帝永定元年。

蕭勃起兵廣州，遣歐陽頔及傅泰、蕭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

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頔屯豫章之苦竹灘，泰據贛口城，孝頃出豫章據石頭。文育軍少，船孝頃有船在上，文育遣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平韶，頔退入泥溪。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頔，擒之。威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巡贛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在南康聞頔等敗，軍中凶懼。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南江州，今奉新縣。苦竹灘，在豐城縣南贛口城，在南昌縣西南。石頭津，在南昌府章江門外十里。上牢水，在奉新縣東北。平韶，在新建縣南百里。泥溪，在新金縣。德州，在越南界。衡州，卽東衡州，今韶州府也。）

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四月，侯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周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孜、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陳霸先以歐陽頔聲著南土，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頔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新吳，今江西奉新縣。衡州，今廣東英德縣。）

王琳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冬十月，安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受裨，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胡氏曰：「始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既受梁裨，則安都之師爲無名。」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鄖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遣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舟口。（胡氏曰：「舟口，舟水入

江之口，正對北岸大軍山。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鑱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鄖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十一月，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胡氏曰：「譙淹自墊江東下爲周所逼也。言蜀江以別湘江。」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斬淹，悉俘其衆。梁之郢州，今武昌府府，即塗水口，今謂之金口，沌水入江，在漢陽縣西南。漢曲，即漢陽鎮。

二年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淪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麟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承嘉王莊以主梁祀。白水浦，今德化縣地。北江州，今黃岡縣北。

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胡氏曰：「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王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軍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南川，入郡，謂南康，今贛州府宜春，今袁州府安成，今安福縣。廬陵，今吉安府臨川，今建昌府巴山，今崇仁縣。豫章，今南昌府豫甯，今武甯縣也。臨川，故郡，今撫州府。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涇難，以齊主昏虐，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涇難尚高祖女，情好不睦。

公主訴之。上黨王煥之亡也，勳中大擾，疑其赴成皋。胡氏曰：「齊北豫州治虎牢，成皋之地也。」涑難從弟子瑞，爲尙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涑難典籤家客等。涑難懼，密令所親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間行入關，請降於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涑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涑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胡氏曰：「鎮城，卽防城大都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北史作東障。」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涑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涑難爲小司徒。按北豫州，今汜水地。度水，度洛水也。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瑄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氈、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全獲。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琳。甲辰，上遣謝哲往諭琳。八月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繙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其本官。謝哲返命，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接高州，卽崇仁縣甯州，卽撫州府。江口，盱水口，非大江也。大雷，在宿松縣。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氈，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胡氏曰：「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



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往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數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按象牙江在南昌府南八十里即章江西曲名也金溪口往奉新之小溪三陂又在其西南新淦故城在今臨江府城東北非今縣治也）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祖乃以少府卿孫瑒爲鄂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其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琳出屯裕溪口而反西寇大雷郡不解其理大雷郡今望江縣也疑齊奉永嘉王出濡須爾）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胡氏曰「軍所侯瑒軍前也」）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選討乎之琳至柵口侯瑒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磯湖之衆船艦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瑒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大浦治船瑒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宥將兵數萬乘虛襲鄂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別遣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葺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胡氏曰「逆風而用火攻此王琳所以敗也」）瑒發拍以擊琳艦（胡氏曰「戰船前後置拍竿以拍敵船」）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

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舫猛冒陳走，至淦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胡氏曰：「自此江南皆爲陳有矣。按宣城，今甯國府，涇其屬縣也。柵口，卽濡須水出江之口，東關在其水東，其水導自巢湖，故水長而舟隨以下。虎檻洲，在蕪湖江中，發拍以機發石也。蓋古掩之遺制，始見於此。」

三月，周軍初至鄧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胡氏曰：「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鄧人之死戰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乃授瑒柱國，鄧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旣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氈、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胡氏曰：「熊曇朗時據豫章。」迪等與周敷共留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亦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以孫瑒爲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守。按武州，今常德府。

秋八月，周軍司馬賀若敦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軍於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威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於巴邱，會秋水汎溢，威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

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胡氏曰：「此檀道濟量沙之故智也。」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慮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胡氏曰：「唐裴行儉詐爲糧車以破突厥，亦用此策。」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來是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許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十月，瑱襲破獨狐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武陵，今常德府，卽武州也。巴州，今岳州府。湘州，長沙府也。巴邱山，在岳州西南。羅州，今湘陰縣。楊葉洲，疑是楊林浦，在岳州府北，非武昌縣之洲也。

十一月，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爲中庶子，問以時務。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平陽，蒲州，皆今府名。

二年，春正月，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皆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天門，今石門。

縣。南平，今安鄉縣。義陽，分安鄉置者。河東，今松滋縣。宜都縣，今屬荊州府。

二月，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難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按稷山縣，在汾北，山在汾南，玉壁城，在稷山西南。此所築城，疑在太平襄陵二縣間。介山，在萬泉縣東。）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鄖，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按縉州，東陽郡，今金華府。信安嶺，今常山玉山嶺路也。在衢州府西安縣西。下淮，疑在蘭溪縣。縉州，東北路。建德，則嚴州府附郭縣。縉州，西北路也。）

三年，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淩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赴且願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首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

欲襲榆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嘗從容風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誠所歸乎？」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警、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從而爲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櫓。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兵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爲健將，閩州，今福州府。臺軍由錢塘逆水上，由桐廬、蘭溪也。今由紹興府之諸暨，出金華之永康，二縣則步道出其東矣。桃枝嶺，在縉雲縣、縉州、南嶠、盤曲，將五十里，險處曰挑花隘。晉安郡，即福州。新安，今徽州府。）

四年，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蕃，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蕃等送齊，蕃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蕃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社、國、楊、忠，獨以爲得葛騎足矣。九月，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十二月，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陪、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

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陘嶺，在代州南，桑乾、鱗沱在其北，汾水在南，蓋分水嶺也。恒州，卽大同府。

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胡氏曰：「晉陽北城也。」軍容甚整。突厥各周人曰：「爾言齊亂，

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下皆無毛，比至長城。胡氏曰：「長城，卽文宣所築者。」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西山，太原府城之西山，長城，今大同府北之邊牆。）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與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九月，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胡氏曰：「護母至長安，席未及暖，而洛陽之師已出，

卒如段韶之言。」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綱出軹關（按北河，今偏關以北者無關，鄂爾多斯境也。沙苑在同州府南，懸瓠今汝甯府鞏關在濟源縣。）

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陳寶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甯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按東興嶺者，由建昌新城達福建之光澤縣路也。定川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晉安今福州府建安，今建甯府莆口，卽莆田，今興化府。）

初，周楊綱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綱軍，綱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貴、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徽守永州，送士貴、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

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纒得其母，遠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鏞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邵州，今垣曲縣，軹關在其東。豫州，即懸瓠，今汝甯府也。永州，在信陽州東北。河陽，今孟縣。太和谷，芒山谷名。穀水，在其西。沃野鎮，今喀爾喀右翼也。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於山穴中，日月侵久，從者



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州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天康元年。

秋八月，周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

同三司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於湯口，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犂陽蠻爲聲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犂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衆度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閉募驍勇，數道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犁、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爲鄉導。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以城降。水邏衆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爲京觀，是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既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入陣灘北，以司馬裔爲信州刺史。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爲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爲用。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絕絕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爲大軍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信州今夔州府，巴峽在巴東縣西二十里，白帝城在夔州府西湯口，在雲陽縣，涪陽在澧州，水邏城石勝城在夔州北，石墨城雙城在巴東縣南，入陣灘在奉節縣西，臨州今日忠州，楚州今重慶府，合州今亦曰合州，巴州萬榮郡今巴州，通州今綏定府，開州今開縣，渠州今渠縣。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胡氏曰：「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爲文帝所親任，二人旣死，故皎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安成王 瑒，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元馨爲質。五月，癸巳，瑒以丹陽尹吳明微爲湘州刺史。甲午，瑒遣明微帥舟師三萬，趣鄧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醴陵，共襲華皎，並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鄧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八月，皎遣使誘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瑒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鄧州；皎軍於白螺，與明微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微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胡氏曰：「戰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執度。度執之，盡俘其衆，並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并伏誅。明微乘勝攻梁，河東拔

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泗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諸一益戎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安成，今安福縣，茶陵州，今屬長沙府。宜陽，今宜春縣。醴陵縣，今屬長沙府。武州，今常德府。巴州，今岳州府。白螺山，在監利縣江北岸。南河東郡，在松滋縣。河州，今漢川縣。羊蹄山，胡氏謂即陽臺山，在漢水南三十五里。）

二年，周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稅租，撫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長史。（胡氏曰：「蓬州，本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爲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蓬山而以爲名也。」）按恆稜，胡氏據趙文表傳，謂即今蓬州屬順慶府。）

宣帝太建元年，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戡。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二年。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恆擾不知所為，出頓狹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至京師，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繡纓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陽春縣今屬肇慶府南海縣，即廣州也。狹口在英德縣石龍郡，今化州。）

秋七月，司空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甯朔隄，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西陵峽在宜昌府安蜀城，在其西北。龍川，即荊州府之龍陂甯朔隄，隄名也。）

十二月，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

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自龍門度河。胡氏曰：「此自夏陽度汾陰也。」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胡氏曰：「此齊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夏四月，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數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捕虜千餘人而還。今稷山縣南十二里，有玉璧城，周之勳州也。其西北有華谷城，東有長修城，後人訛爲長秋。龍門郡城在其北，今吉州。又在其西北，卽南汾州定陽縣也。龍門渡河，胡注謂自夏陽至汾陰，此在汾水南。柏谷城，在偃師縣。姚襄城，在吉州西五十里，臨大河矣。建安四城，皆在宜陽。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尙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尙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長將裴忌，卽長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氈出歷陽。夏四月，癸

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峴破之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氈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明撤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若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擊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走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纘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纘克廬江城歷陽窘急乞降黃法氈緩之則又拒守法氈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氈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羣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氈從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

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吳明微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秦州、秦郡、瓦梁，皆六合縣。瓜步山，在其東南；胡墅，在其西南。）江浦縣界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縣東南斷崖口，卽涂水入江口也。呂梁，當依註作石梁，石梁河在天長縣六合之北也，卽涇州、陽平在寶應縣、廬江郡，今無爲州也，在歷陽西北。高唐，在宿松、齊昌，今蕪州東關。東城，在巢縣、濡須河東。西城，在河西，蕪城與南譙郡城皆在無爲州。秦州城降，註言圍之三十八日。）

秋七月，戊辰，齊遣尙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蕪，遇西陽太守、汝南周良，良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微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明微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十月，明微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瑯琊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微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溷道裕，尙書左丞李駒，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鄉，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微軍中，見者皆獻款，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微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聞者莫不流涕。（巴水在黃岡縣，蕪水在蕪州，西陽後齊之巴州也，今黃州府、峽口、峽石口也，在壽州北，交淮水兩岸，築二城以固壽陽也。相國城，壽陽正城，以劉裕所築，故名。堰肥水以灌者，此城也。金城，其內城。淮口，注謂頴口，在頴上縣。王琳有名將風，其義烈，則田橫、臧洪相匹。）

七年。春二月，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備，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日：「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聲，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驩，又募山南曉鏡，汾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胡氏曰：「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河郡界，阻山而居，在長安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驩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難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讐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臺（廣州今會山縣三驩谷，在其北，萬春在河津縣）。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僧難、鄭公達、奚震爲



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胡氏曰：「此又一侯莫陳崇也。」）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甯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滎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胡氏曰：「太行道在河陽北，守之欲以斷并冀殷定之兵。」）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胡氏曰：「自河陰北渡河爲河陽，周主將攻河陽，洛陽守之以斷其相往來。」）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尙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戎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趙嬰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胡氏曰：「此卽出蒲，晉，陽，路，其後周主再舉，卒出於此。」）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胡氏曰：「汾潞，謂汾川、潞川。」）鮑宏欲出師以攻平陽，上黨也。」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胡氏曰：「周主蓋欲伐觀，觀其再舉，所以告羣臣者可知。」）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旣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胡氏曰：「河水迅急，沂流西歸，追兵且至，故焚其舟艦，由陸道退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安州，今德安府，太行道，在懷慶府北，恐晉，陽兵東救鄴也。）河陽道，慮師之退歸路也。出陳，汝，牽綴其河南援兵也。此將自洛陽攻鄴也。河陰，卽孟津，縣，東有武濟城，洛口，今爲驛，在鞏，縣，永橋，河橋也。中潭城，在孟縣。）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備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曰：「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將軍

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神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王絃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切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胡氏曰：「還長安，僅三日，復出師，明引歸者，欲使齊師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耶？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安吐根曰：「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

「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纒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同，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褱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憂，汝善爲我守之。」（胡氏曰：「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師者也。」）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乙卯，齊主詔延宗、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郟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

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暨自殺，家屬皆誅。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入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用，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胡氏曰：「散兵復聚，則摧沮之勢，振迅而起。」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

宜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司馬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議也。」（汾曲，註言在平陽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千里徑，在汾陽縣北。齊子嶺，在濟源縣。鼓鐘鎮，在垣曲縣。蒲津關，在永濟縣。稷山縣北，有華谷。華水所出也。汾水關，在霍州北。靈石縣界平陽府，卽晉州。晉祠，在太原縣，卽晉陽也。天池，在靜樂縣。洪洞縣，屬平陽府。永安，今霍州。雞樹原，在其北。煉川，在聞喜縣。高顯，疑戍名，亦在聞喜縣。高梁橋，在臨汾北十里。北朔州，馬邑縣也。高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五龍門，晉陽北門。）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甯王孝珩請：「使任城王儋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承業將洛州道兵，入瀋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隘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勸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勸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耶？」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獨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

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凶懼，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而引尙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土門關，卽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井陘縣西，隘口在磁州）。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謂高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覬周師出隘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止皇。一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一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官。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領軍大將軍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饗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

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又爲潛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宗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容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二月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逼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八，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胡氏曰：「齊所有司，莫趙義懷黎建。」）



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并、肆、靈、顯、恆、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雖、充、北、徐、南、青、海、東、楚、潼、東、徐、洛、鄭、陽、宋、梁、南、充、西、充、北、荆、襄、豫、東、廣、泰、西、楚、揚、南、潁、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爲、陳、故、止、言、五、十、州。按滄州今屬天津府。紫陌橋在臨漳縣。濟州今莊平縣。瀛州今河間府。信都今冀州。趙州即今趙州。東雍州今絳州。營州卽和龍城。今土默特右翼旗。

高寶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充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純養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虞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掄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胡氏曰「汾水逕晉絳二州之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大陳

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竈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周主大笑曰：「誠如公言。」

多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為沮衆，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臧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此爭彭城也。）

十一月，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後為奴婢者，並放為良。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案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十年春二月，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憚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胡氏曰：「史言明徹驕而愼諫，以致敗。」）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側，不如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取。」願公帥步卒乘馬疊徐行。

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胡氏曰：「京邑，謂建康。解摩訶此言，亦知軍退後，周師繼至，必不能守淮南。」）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爲總督，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威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淮口，今清河縣。清水，泗水也，在徐州東北。）

十二年夏六月，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郟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僕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勤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衛黎洛貝、趙莫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樂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瀘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

畧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荅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承州，拔之。迺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迺。」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鑽金帶遺堅，十三鑽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迺，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迺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迺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鑲金，軍中慙懣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一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八月，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累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迺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

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涇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顛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胡氏曰：「大曰棧，小曰桴，縛木爲棧，寘火積薪於上流，放之欲順流而下，以焚橋。」顛豫爲土狗以禦之。胡氏曰：「蓋積土於水中，前銳後廣，前高後庳，其狀如坐狗，分居上流，以礮火棧，使不得下逼橋邊也。」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度，顛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尉遲勳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崔宏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宏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宏度，宏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迥未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爲長史。達擊暹之子也。達擊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朝歌，今衛輝府淇縣。相州，即彰德府臨漳縣。趙王國在順德府邢臺縣。衛，即衛輝府。黎，即濟縣。洺，即廣平府。貝，即其情河縣。趙，即隆平縣。冀，即冀州。瀛，即河間府。滄，即滄州。齊，即濟南府。膠，即諸城縣。光，即萊州府。莒，即沂水縣。榮州，今汜水縣。申州，今信陽州。東楚州，今宿遷縣。潼州，今睢寧縣。蘭陵，在今嶧縣。永橋鎮，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南。建州，今澤州府。潞州，今潞安府。鉅鹿縣，今屬順德府。恆州，今正定府。汴州，今開封府。沂州，今沂州府。曹州，今曹州府。亳州，今猶曰亳州。梁郡，今歸德府。蕃城，在滕縣。昌慮，在滕縣東南。下邑，在碭山東。永州，在信陽州東北。懷州，即河內縣。武

陟縣，今屬懷慶府。武德在河內縣東南。

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蒞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章孝寬分兵討關東叛首，悉平之。堅徙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按成武縣在曹州東南一百里，佈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金鄉縣屬濟甯州，相州徙安陽，今彰德府治也。毛州治東昌府館陶縣，漢屯氏河決口也。魏州，今大名府。）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鄭州，司馬隋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來降。初，隋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棄城走。隋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隋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甌山鎮，執邑爲隋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鄭州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以附隋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按司馬隋難，鄭州總管也，起兵應尉遲迥。鄭州在河陽州西北，旣而隋難以鄭隨溫應土順河偃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求援。隨今隨州，溫今京山縣，應今應山縣，土今隨州東北，順今隨州北，河今河陽州，偃岳二州皆在今孝感縣北。魯山在漢陽縣甌山，在漢川縣南。徐注云：「當作南司州，在今孝感縣。」漳口在安陸縣西五十里。巴蠻山蠻也，其時謂山民爲蠻，猶山越之類。）

冬十月，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恚等破之。會梁睿至，慕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恚、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恚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利州今廣元縣，嘉陵江在其西，新都縣在成都府北五十里。

十三年冬十二月，隋主旣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胡氏曰：「周遣千金公主嫁突厥。」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胡氏曰：「突厥之君長稱可汗，其妻稱可賀敦。」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甯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取，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尙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胡氏曰：「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尙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胡氏曰：「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胡氏曰：「此下方是晟獻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胡氏曰：「言其必多姦巧，而形勢甚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述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達奚賢，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

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馱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奚王牙帳在今喀喇沁旗，白雲在巴林旗西北。契丹本在郭爾羅斯前旗，伊吾今哈密，黃龍道卽和龍道，土默特右翼旗也。）

十四年 冬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骨見。（胡氏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五兵咸盡，士卒奮拳擊虜，以言死鬪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感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敘長儒方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同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胡氏曰：「此由虞慶則按營不戰，達奚長儒孤軍摧衄，故沙鉢略縱兵兩道而入，然五可汗之兵，東西齊舉，西自乙弗泊，東至幽州，盡隋西北二邊，無不被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達頭沙鉢略之兵耳。」）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宏化郡今慶陽府，周槃疑在其北。乙弗泊，胡注在鄯州之西，則在今朔平府西也。臨洮，今洮州，隴幽州，今順天府。木破關在固原州西南隴山之口。石門關在州北。武威，今涼州府。天水，今秦州。金城，今蘭州府。上郡，今鄜州。延安，今延安府。鐵勒，在唐努山烏梁海界。）

長城公至德元年 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敵



北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宵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夏四月，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徽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甯。寶甯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甯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甯，又遣人離其腹心。寶甯奔契丹，爲其麾下所殺。

（胡氏曰：「高寶甯自齊末據和龍，至是敗滅。」按出朔州道，胡注自馬邑出塞者，時朔州在馬邑西南也。白道，積，在歸化城北，有白道城。）

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取也。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胡氏曰：「阿波建牙在攝圖之北。」）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賁汗亡奔達頭。沙鉢從弟地勸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高越原，疑即在涼州府北長城外。）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泄衆，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錫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杞州今杞縣，趙州今隆平縣）

禎明元年。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

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胡氏曰：「謂兵既登岸，後限大江，士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魏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淦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督度計，益信襄荊、基鄧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靳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從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楫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胡氏曰：「拍竿，發之以拍敵船。」）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乎乘舫，各有等差。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譚素無伐閱，就排詆之，除太市令。華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奉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茲易張，臣見糜鹿復游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胡氏曰：「古語有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按光州，今光州。魏州，時治盧氏縣。靳，今靳州。和

今和州。滁。今滁州。方今六合縣。吳。今江都縣。海。今海州。益。今成都府。信。今夔州府。襄。今襄陽府。荆。今荊州府。基。在鍾祥縣。南。鄆。在光州。蜀。江。今大江。漢。水。今日襄河。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與虎牙山隔江相對。延。洲。疑。即燕尾洲。在江陵縣。公安縣。今屬荊州府。澧。州。要道也。巴。陵。今岳州府。洞庭湖。口。也。隱。圻。在蒲圻縣。西。江。夏。要道也。夏。首。即漢口。襄。河。入江。處。蘄。口。今蘄州。蘄。水。入江。處。淞。城。今九江府。皆江流要隘也。峽。口。即西陵峽。在東湖縣。永安。即夔州府。

二年三月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恣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

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宏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互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詔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普衆。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穎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

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峻，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難流迅急，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胡氏曰：「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胡氏曰：「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還，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游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請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爲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按定城，在潼關廳流頭，狼尾二灘，皆在宜都縣西陵峽，東空冷峽，西白沙，北岸地名也。施文慶、江總，固無足責，然後之託大爲靜鎮者，類如此，故詳著之。）

## 卷二十七

### 通鑑隋紀

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

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潰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族戍辰，陳主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循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擒虎進攻姑孰，執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耨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弼之攻京口也，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

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尙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遠避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從官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自投於井。旣而軍入，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弼乘勝至樂遊苑，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

法監徐折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按桃葉山，在今六合縣東南斷崖口，白下城在江寧縣西北，下關東，曲阿，今丹陽縣樂遊苑，在覆舟山北，元武湖南，白土岡，在神策門外，石子岡，在安德門外，青溪，今大陽溝，皆江甯府城內外也。

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乎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鄆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槩千人承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諸城皆解甲。胡氏曰：「江夏，陳鄆州治所，安蜀城，在東湖縣西北，陳信州治所，公安，陳荆州治所，皆是也。岐亭，在東湖縣西陵峽口，巫峽，巫字誤，卽西陵峽也。巫峽，在其西，時楊素已過之矣。」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奉章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加高顯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繩所能間也。」帝從容命弼與顏輪平陳事。顏曰：「賀若弼先



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十年，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異。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 任文進，越州 高智慧，蘇州 沈元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 蔡道人，蔣山 李悛，饒州 吳世華，溫州 沈孝徽，泉州 王國慶，杭州 楊寶英，交州 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曰：「更能使僕誦五教耶？」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 麥鐵杖，戴東藁，夜浮渡江，規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真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元愔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五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任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徽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王國慶自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懼，棄州走。素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

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按婺州，今金華府。越州，今紹興府。蘇州，今蘇州府。樂安，今仙居縣。蔣山，在上元縣。饒州，治鄱陽縣。溫州，治永嘉縣。泉州，治晉安縣。杭州，治錢塘仁和縣。交州，今越南國。晉陵，今常州府。無錫，其屬縣也。天台山，在天台縣北三里。臨海縣，台州治所也。）

十七年。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甯州首帥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甯州漢世祥柯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甯。」其後南甯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按南甯，昆州，皆今雲南府昆明縣也。蜻蛉川，在姚州。西洱河，在大理府東。渠濫川，卽瀾滄江，在其西南。）

桂州，卽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尙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尙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休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廕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卽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按桂州，今桂林府。尹州，今貴縣。衡州，今

衡州府。白石洞，在澤州府南六十里。欽州，今屬廉州府。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難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穎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百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胡氏曰：「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胡氏曰：「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皆鼓儻而勝耳。」按大同城，即大同府城，非注所云「永濟柵」也。靈州，屬甯夏府。渡河，渡桑乾水也。蔚州，今靈邱縣。伏遠鎮，在其西。族蠡山，乞伏泊，皆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白道，秦山，皆在歸化城北。

仁壽二年。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四年。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王頰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秋八月，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胡氏曰：「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胡氏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

絡繹隨王而至，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彼率天下之兵，百道攻我，則難爲主人，此下計也。」  
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慕容出滎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暉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邛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羣毳，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邛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高義明、司馬榮毗皆爲反者所執。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胡氏曰：「此蒲津之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彞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暉，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暹明擊之，紇單貴敗走，暉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篤，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讓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胡氏曰：「稽胡步落稽也，散居介

石二州。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誑皆死。恭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滄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恭良軍不戰而潰。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李子雄。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湖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廩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絳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感請降，餘黨悉平。（蒲津關在永濟縣西，黃河西岸，太谷縣在太原府東南百二十里，慈州即磁州，相州即彰德府，黎州即澤州，白馬津在滑縣，河陰縣即孟津，河陽即孟縣，須水，注云：「當作澳水。」是也。

在濟源縣。抱犢山，在獲鹿縣西。陘，在代州。晉州，今平陽府。絳州，今仍曰絳州。呂州，今霍州。高壁嶺，在霍州。霍山，在州東南介休，屬汾州府，即介州也。蒿澤，在祁縣。滹源，在徐溝縣汾水西岸。

煬帝大業元年。

春正月，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驪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等，以

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翹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三月，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闌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蹶，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此越南國地，今無可徵。依水經注考之，交州在其東，驪州在其西林邑，在其南，欽州，今屬廉州府。越裳在日南，東曰南，即驪州也。比景，在日南西海口，在南闌黎江，疑卽所謂類水也。銅柱，在林邑北。

秋八月，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虜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營州，柳城縣，皆土默特右翼旗地。）

七年，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蘆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蠹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

史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遠東浪死歌」，以相感動。建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山，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翳道者，喜游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俱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菑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瀘河懷遠二鎮，注言營州境，則在土默特右翼旗也。鄒平縣在濟南府東百六十五里，長白山在其縣南二十里，漳南今恩縣，高雞泊在其東北，鄒縣在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河曲在其縣東，菑縣今景州，清河今清河縣。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鎮方長岑，溟海，蓋，建安，南蘇，遼東，元第，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侯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襄平。



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論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滌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疆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陣。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敷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又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鬪，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利。」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

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頌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元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宏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瀟河懷遠二鎮入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纒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胡氏曰：「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則營於平壤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援相

接不致有薩水之狼狽也。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鎮繫述等，癸卯引還。合水，今慶陽府之安化縣，鑊方在今高麗國平山郡。長岑，在其東金河。溟海，卽海冥，在其龍水郡黏蟬，在其甯邊郡。含資，在其博川郡。渾彌，在其永興府。提奚，在其郭山郡。東臚，在其漁潤河帶方，在其嘉山郡。碣石，在其江西郡。自鑊方以下十道，皆在今高麗國邊境。蓋馬，今興京以東地。候城，在今承德府南。襄平，今遼陽州。遼東，元菟，樂浪，臨屯，漢郡名。扶餘，肅慎，朝鮮，沃沮，皆國名。蹋頓，人名。建安，今岫巖廳。南蘇，在興京界。碣石，未詳。按此雜取漢地名爲雅稱爾。平壤，高麗所都，在其大河北岸。靺鞨，今甯古塔，卽肅慎也。遼水，在盛京西。遼東，卽遼陽州。溟水，卽大同江。扶餘，今郭爾羅斯旗。沃沮，在蓋馬大山東。元菟，治高句麗。今鐵嶺縣。遂城，在平壤南。增地，在高麗安岳州。鴨綠江，在今九連城東。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則其舞雀山北小水也。

九年。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闕鄉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陁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又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三月，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

稽威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剗其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齊郡今濟南府泰山，在其南百餘里；臨邑在其北百四十里。章邱在其東百一十里。歷城，即濟南府治，泺水在今安邱，離縣昌邑縣東。）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便宜從事。飛樓撞車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新城，注云在南蘇城西，則在今木廠城矣。）

禮部尚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甯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懼，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元感笑而服之。元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元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元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治書侍

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人，丹陽宣城蒿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元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遇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胡氏曰：「其後元感攻宏農，自速敗亡，其識度已見於此。」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廷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元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將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元挺

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礪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粲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嶠澗，直趨東都城北。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黎陽倉在滎縣西南三十里，東萊，今萊州府丹陽，今江甯府宣城，今甯國府。勸今大興縣。臨渝關在撫甯縣。東都，卽洛陽。河內，卽懷慶。修武，在懷慶東北百二十里。臨清關，在新鄉縣東二十里。汲郡西也。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白司馬坂，注言在邙山北。邙山，在洛陽城北。太陽門，疑卽東陽門。洛陽中東門也。上春門，卽上東門，東面北頭門也。慈礪，在官陽縣西。伊闕，在洛陽縣南。隋滎陽，今鄭州。虎牢，在汜水縣金谷，在洛陽北。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儲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入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元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政內不自

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鈔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御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元感其有成乎？質曰：「元感情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灑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宏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灑水，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邗山之陽，與元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元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

意謂元感曰：「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觀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元感問計於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胡氏曰：「樊衛謂樊子蓋衛文昇也。」）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胡氏曰：「斯亦伐謀之一也。使援兵不合，樊子蓋堅守都城，兵何由解？」）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承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密曰：「宏化留守，元宏嗣握疆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宏農，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元感以爲然。宏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元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元感怒，留攻之。密諫曰：「公今許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元感上繫豆布陳，互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從步走，自度不能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



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元感尸於東都市。（灑水在洛陽西北邨山之西，餘杭縣屬杭州府，破陵注言在河陽南岸，洛城在北是也。永豐倉在華陰縣，宏化今慶陽府，宏農宮在陝州，皇天原在關鄉縣東北，樂豆在其西南，又西南即董杜原，又西南則上洛郡，今之商州也。葭蘆戎在商州東北。）

楊元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石梁驛，豈卽今之鄴城驛地與？）

十二月，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變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申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胡氏曰：「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西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丹陽，依注作延陵，今丹徒縣。曲阿，今丹陽縣。毗陵，卽常州府黃山，注云：「在吳縣。」建安郡，今建甯府，恐迂遠，觀下黃亭澗在黃山下，則亦在吳中，疑建安乃戍名，去吳不遠也。）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祐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撥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卽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井力，伏威使公祐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齋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胡氏曰：「史言杜伏威寢強。」按臨濟縣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海陵，今江蘇泰州。

十年 冬十二月，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踰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太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千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踰狗山疑在濟南府東祝阿，今禹城縣。

十一年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

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尙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陣，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齋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隋馬邑郡，今朔州雁門，今代州。其西南八十里，卽崞縣也。忻口在忻州北五十五里。）

## 卷二十八

### 通鑑隋紀

大業十二年。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翟讓爲東都總管，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讓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

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勤，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榮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前宋城尉房元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元感之謀，變始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攻榮陽諸縣，多下之。榮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爲榮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斃數萬。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世勣，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胡氏曰：「史言張須陁得士卒心。」）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

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淮陽，今陳州。東都，當依注作東郡，今滑縣。瓦岡，疑在其界，卽春秋之瓦亭也。離狐，在荷澤縣西北。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蔡陽郡，今鄭州。梁郡，今歸德府。汴水，在二郡之北。金隄關，在滎陽縣。）

十二月，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善會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許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旣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平恩，今邱縣。臨清，今爲直隸州。永

濟渠，今衛河。館陶縣在其西南。長河，今德州。饒陽縣，今屬深州。平原縣，今屬濟南府。高雞澤在恩縣東北，故大河左右。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熾，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准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懼，莫敢振救。

十三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高郵，卽今高郵州，屬揚州府，歷陽，今和州。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

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振，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冀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馬邑，今朔州）。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悉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敏，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爲合易破，爭來應募。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

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密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王，上密號爲魏公。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按陽城，今登封縣。興洛倉，卽洛口倉，在鞏縣北。方山，在鞏縣南。嵩山，倚落山之北，長羅川所出也。羅口，卽長羅川口。尉氏，今屬開封府。宿城，在今東平州。昌平州，今屬順天府。倉城，卽興洛倉城。石子河，在鞏縣東安陸，今德安府。汝南，今汝甯府。淮安，今泌陽縣。濟陽，在曹縣西五十里。）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引兵圍雁門，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始畢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煇將兵一萬屯袍罕，舉選精銳二千人。岷山羌首鍾利俗、韓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按桑乾鎮，在今馬邑縣。



樓煩，今甯武府汾陽宮，在陽曲縣汾水北。定襄，今歸化城。雕陰，今綏德州延安，今延安府鹽川。今定邊縣西北。榆林，今榆林府汾陰，今樂河縣。金城，今蘭州府抱罕，今河州岷山，在洮州廳南。西平，今西寧府澆河，在其東南。又按薛仁果綱目及唐書，皆作仁果，未知孰是。

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讓帥步騎二千，夜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復罪於朝，賈務本之子閻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閻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閻甫詣密請降。仁基還屯虎牢，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得秦叔寶、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尙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乃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倉北，隋兵敗走。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爲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鳴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嘗官黃

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百花谷在汜水西，鞏縣東南。東阿今屬泰安府。同洛東倉在孟縣南。天津橋在洛陽縣。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金墉在洛陽城西北隅。東陽注言今金華府是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

「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帝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時建元，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乎賊專之可。」

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宏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閉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凶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臨汾，今平陽府。池陽，今徑陽縣。太原，今山西省會。晉陽，官在太原城內。猗氏，屬蒲州府。武功，屬乾州北。齊龍山縣，即今陽曲縣也。時已省西河，今汾州府。雁門，今代州。馬邑郡，今朔州。開陽府，在太原城。蓋府兵始於周隋，不始於唐也。胘城，在延津縣北。

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壘。」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酷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

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曰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西河郡不從，淵命六月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聞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懸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胡氏曰：「義師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胡氏曰：「言世民行兵有紀律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姜蕃爲司功，參軍，太原長殷開山爲府掾。胡氏曰：「此唐公開大將軍府，置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惟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卽參軍之職，行書佐卽行參軍之職也。」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突厥遣其柱國康鞠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鞠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鞠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

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費之，不足爲汝費。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胡氏曰：「觀唐公之言，豈若肅代及石晉之君所爲哉？」秋七月，壬子，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贖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日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胡氏曰：「塞成臯之道，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都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鶻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胡氏曰：「唐公欲使李密與東都相持，而已收漁人之利。」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膺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甯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

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按靈石縣，韓信嶺，北爲雀鼠谷，南爲賈胡堡，離石今永甯州。）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宮，分其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西突厥闕度設據會甯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少子仁

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胡氏曰「李軌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按會甯在中衛縣南劍口劍州北劍閣口也河池在徽縣昌松在古浪縣）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遇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竄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慚悲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七里井胡氏云「去河間七里」豆子航在平原縣東）

八月己卯雨霽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出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趨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壘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



聞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便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胡氏曰：「既順其歸志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胡氏曰：「察非掾言使之察姦非若漢刺姦掾也。」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管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我則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按臨汾卽平陽府鼓山在絳郡北絳郡卽絳州也龍門在永濟縣東北永濟縣卽河東郡也汾陽注云「當作汾陰」是也蓋今榮河縣龍門濟河自蒲州東北至韓城縣梁山南也再南卽郃陽縣又南爲朝邑縣又南卽華陰縣之永豐倉壺口在吉州。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聞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善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按武陽郡魏州也。今大名府魏郡相州也。今彰德府黎陽倉在濬縣貴鄉，卽大名府元城縣原武，今屬懷慶府武安。今廣平府永安，今黃州府義陽。今信陽州弋陽，今光州齊郡，今濟南府。）

屈突通遣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走入城，仍自絕河梁。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兵貴神速，

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東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按朝邑縣東接臨晉縣，梁河爲橋，曰蒲津城，卽蒲津關也。於河之中有潭，曰中潭。）

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涇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皆帥衆從之。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藍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屋，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潘仁、文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世民節度。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已已，淵如蒲

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邱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卽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元齡亦自以爲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仲文、潘仁、善志皆帥衆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整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按長春宮在朝邑西北，湯陰屬彰德府，蒲阪卽永濟縣，鄠縣在西安府西南七十里。司竹監在藍屋縣，樂城在今獻縣東南，武功縣屬乾州。始平今興平縣，藍田屬西安府。臨晉濟渭，自朝邑南渡渭水也。涇陽縣在西安西北七十里。平涼郡今固原州，扶風郡今鳳翔府，隰城今隰州。阿城在西安府城西，新豐今臨潼縣，長樂宮在漢城壩城門內，所謂長安都城也。唐城因於隋城，在其東南。延安今延安府，上郡今鄜州，雕陰今綏德州。春明門，唐長安城東面中門也。安興坊注云：「在安興門外。」疑卽延興門外也。延興門在春明門南。

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微、萬瓚、徐德基、郭華、張繡，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

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招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巴陵，今岳州府羅川。注云：「卽羅縣。」則今湘陰縣也。潁川卽許州。

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洛水南有黑石，水側有月城。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右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

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文武才略，其勇健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三原縣屬西安府。）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家宰，總領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頌共說密曰：「讓貪懷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頌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宏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宏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彥藻頌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議左右猶在。彥藻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留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夏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宏摩侯儒信皆殺之。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歷加撫諭，令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段志元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威。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思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文靜遣寶琮等將輕騎與顯

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歎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耶？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稠桑在關鄉縣西。）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勤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卽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 胡林翼全集終